

林嵐

讓藝術訴說 生命的根本

文：小米 圖片提供：林嵐



林嵐 小檔案

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、研究院及教育學院，現任教於香港藝術學院。林嵐多次獲邀參加本地及國際的展覽，以及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駐留計劃，計有肯亞、台灣、孟加拉、上海、紐約和多倫多等。她也獲選為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「藝遊鄰里計劃II 2003」重點

認識林嵐的人，都知道她多年來一直用箱板木創作。近幾年，她喜歡把別人用過的箱板化作一棵棵有生命的樹，「因為我想重新探討它的功能。」她又愛到處撿拾「斬料傢俬」－即那些看來甩皮甩骨的廢棄傢具。然後她會在其上生出一棵樹，變成獨一無二的木雕塑。

「用木板做樹，除了表現這種媒材－以回收箱板木回到生命的基本，它也是一種經思考的 sketch，是需要沉澱的，像訴說一種感情。樹身有一種形狀的節奏，也有素描的痕跡。它還有不斷生長的意義，隱含著期望...」

林嵐的作品，全以手工來做，她更視作品為有生命一般，會隨著它的形態不斷生長。「有時作品不能賣出，我會將它斬件再做，或為它「駁枝」來改頭換面，因為我不想把我的作品丟掉。」

和社會有關的藝術

她喜歡用別人丟棄、視為無用的物件做創作，其實隱含了她對藝術的心事。「多年來仍有不少人視藝術為負面的東西。說藝術家製造垃圾，又搵不到錢。」這些負面的評價迫使她多年來不斷思考藝術的價值，「可惜香港是不容易的。因為在香港，藝術總好像細細聲說自己的閨房秘史、私人日記，又或者一些小情小趣的東西。」

她在 2000 年出道，03 年籌劃第一個個人展，那時香港正經歷沙士，她的藝術觀也經受一場洗禮。「我以前只是做無無聊聊的作品。你知香港有一個現象，做無聊野也可以做得很大件事。」經過沙士一役，她說再也做不到「無聊野」了，因為感情上受到的牽動太大。「我也估不到自己會在展覽前三個月，將全盤計劃改變，把本來以遊樂場為題的個人展，變成以沙士為題。」

後來走到不同地方作藝術家駐留和展覽，更加強了她想做一些社會性的創作。「我去到肯雅、孟加拉...都是一些深刻的經歷。接觸當地所謂的窮人...難道你覺得窮有罪嗎？藝術真的只是給中產的玩意？」

藝術家、2006 年亞洲文化協會得獎者、紐約 Urban Glass 玻璃工作室 2007-2008 年度特邀藝術家。她在 2008 年應邀參與德國 subvision 藝術節盛事。林嵐擅長於大型混合媒介雕塑作品裝置，採用的主

要為回收再用的物料，包括木箱板、舊傢具、回收布料等等。近年，她積極參與滙內外不同的公共和社區藝術計劃，作品經常以文化歷史、社會及時事為背景。



雕塑裝置是無心插柳

林嵐一向以做雕塑和裝置為主，但原來她最初鍾情於書法。「書法是我中學時的夢想，因為我覺得寫書法的人很有氣質。」她笑道。她的「黑老虎體隸書」現時成了博物館藏品之一，但此作其實是林嵐還是藝術系三年級生、一個「小試牛刀」的實驗。「我用描線方法創作了這種新字體，採用了漢簡字體來做。因為很多現代字在漢簡時代還未出現，於是我要『攞邊』，然後重新砌過，砌出一篇有關青馬大橋的新聞。」

當日這是個博物館舉辦的比賽，「我覺得自己有少少『走精面』，因為老師說有30年功力才能入選，但我竟成功了。」

這個結果初頭令她疑惑書法是甚麼，不過她發覺她做的其實不是書法，只是字的結構。於是她後來轉了版畫，因為版畫也可以砌字。

「因為作品做出來也要收藏，於是我學做箱，這令我常常走入木工房，也開始做立體創作，我原本無心走這條路。」不過林嵐自言，無論做哪一種藝術媒介，她也有一種中國情意結在裡面，「我的作品總是與山水有關。比如我用雨傘布做降落傘，或者用木板做樹，都帶有一種shelter的含意，就好像中國山水畫中的涼亭，或者我心底裡想為自己找一個可以休憩的空間。」

借藝術之名 保護夕陽工業

「如果藝術只是做『靚野』，別人看來有趣，其實沒有多大意思。」所以林嵐近年又加多一種，就是用回收舊傘的布料創作。比如在2010年的《Detour》展覽中，她就曾以這種物料製作了降落傘和校裙為題的作品。這也和她的童年回憶有關。

她自小於觀塘成長，曾做過剪線頭的童工，那時候她也親眼目睹一班車衣女工的手藝是如何厲害。「今天和她們傾偈，心裡也有不舒服，因為看到她們現在成了清潔工。」但她發覺藝術原來可以是Agent - 為這班女工找到能發揮專長的工作。於是這也成了她近年「微觀經濟」作品之一 - 即透過每次做展覽的資金，聘請了這些在七、八十年代做得出色的車衣女工，為其縫製作品。

「我想藉此鼓勵她們從事藝術，並告訴她們這個有前途。」她坦言這樣做並不是製造一些功能性、可賣到市場上的東西，只不過她渴望讓她們看見自己的價值。「那些校裙、降落傘作品當然不能用，是一種創作上的喻意。」

做藝術又怎能做明星？

有朋友曾跟林嵐說，她的作品不易懂，她也太孤芳自賞。「這個我也不介意，因為也不止我一個，有一班人在這裡。我有點覺得藝術一直是小眾的。但反過來我也想，純藝術又怎樣會大眾？做藝



術又怎能做明星？除非你令你自己變得很pop。」她覺得比如縫紉女工也可明白到她的工作，大家可以合作，就更加說明了其實人人平等，每人也可有自己的想法和表達。

「所以你不能撻低我們。其實大家欠缺了這個意識很久。大家都覺得要超越某一方面，無論政治議題、民生問題、僱建事件，這對人的價值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。多元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。你一定要容納到其他人的生存空間，我沒有阻你發達，你也要給我空間去生存。」▲

